

无悔记者路

——访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任建民

任建民，现任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、人民网美国公司总经理。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94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，2004年参加中组部西部挂职锻炼，2006年4月被派驻曼谷任首席记者。2010年前往纽约创办人民网美国公司。

学生记者\王丹

“安徽的才子，比如陈独秀等等，一般都以文、秀见长。任建民充分继承了这一传统，往人面前一站，虽不玉树临风，也堪称白面小生、书气十足。”

见到任建民，稍显瘦削的身材、略显花白的头发，有些沙哑的声音、书卷气浓郁的眼镜，深邃的目光，让我不由想起这段话。这原是十一年前，一位新华社记者所写的《人民日报记者任建民速写》中的一段。他的谦和与淡定让人心静，似一股清风。

工科男进了中文系

任建民的家乡在安徽农村，很小的时候，偶然间听到过一段邮递员和村民的对话，内容是邮递员手上拿着的一份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有一篇关于当地的批评性报道。年龄还尚小的他并不懂“舆论监督”，但他隐隐知道，当一名记者可能对社会有用，一些人的命运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可能会因此而改变。

由此，这位乡村男孩的心里，有了当一名记者的憧憬，在那个时代、那个环境下，所有能找到的有限的各种书，他都如饥似渴地读。如果事情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，就是不折不扣的温情励志片。但正如任建民所言，很多的选择都是机缘巧合的结果。也许这粒种子已经播下，但最多只能算是默默蓄势。

现实的故事版本是，男孩开始了紧张、单调的初中、高中学习生活。天道酬勤，198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材料系，成为一名清华工科男，继续与各种数字、实验打着交道。废寝忘食、痴迷规律之美，每天刷刷刷 paper，如果这样进行下去，那就是一个最常见的“学

术大牛是如何炼成的”的现成剧本。在他大三那年，故事的演进轨迹有了变化。

变化的源起是贴在校园里的一份启事，中文系招收编辑专业第二学士学位。招生说明会上，毕业后可去北京大报或者专业出版社的就业前景最打动他，从现实来说可以留京，从理想来说可以从事新闻事业，任建民决心已定。

提起在中文系的两年半，任建民认为这是他在清华园里最幸福的时光。当时中文系没有本科生也没有



研究生，学生少，老师和学生关系融洽。班主任曹自学、辅导员金兼斌、系领导徐葆耕、孙殷望还有系办的姚金霄老师……提起老师们的名字，任建民满怀感激之情：“他们像父母兄长一样照顾学生”。

当时，任建民还在校报《新清华》做学生记者，在主编范宝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新闻感觉不断提升。陆续地，他的名字和清华大学一起，出现在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中国青年报、科技日报、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上，并多次获奖。毕业前，任建民被推荐到人民日报社参加实习。他一口气苦干9个月，除了回来上课，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报社，采访、写稿、值夜班，“比正式的记者还累”。回报是如愿以偿，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。

天生就是码字的命

1994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后，任建民开始在体育组当记者。考虑到自己的理工科背景，他1997年申请调到科技组，一干就是七年。

当时正值科技报道乱象纷飞、骗局横行，气功、特异功能、水变油等大行其道。但人民日报在乱局中能鉴别真假，准确把握科技报道的方向，任建民认为，这与科技组的成员均有工科背景是分不开的。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，他专门对此进行了论述。

七年的科技报道中值得一提的经历是参加1999年7月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。他乘“雪龙号”科学考察船，从上海出发，在船上整整71天。

“这是很枯燥的一件事”，找人聊天、抱着价值十几万的数码相机拍照、写稿、睡觉，外加看海看冰，这些就成为他每天的主要活动内容。每天几千字通过海事卫星发回北京。文章开始提到的那位新华社记者聂晓阳，当时和任建民两人住一个船舱，上下铺。因此，没有别人比他更了解任建民码字速度之“快”。他这样写道：“任建民今天起床之后，两分钟洗完脸，一头扎到电脑前开始忙活。我一碗方便面还没吃完，他抬起头来，说：我写了一篇人物，1700字。”

“雪龙号”在上海靠岸，散发着油墨香的《雪龙闯北极》一书就被送到了船上。这本30万字并配有光盘的新书记录了此次北极科考始末。为什么写得如此之快，他说，是因为“碰到好的选题，我就很激动，很有激情。”“能让自己有这种状态的工作机会太少了，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当记者的。”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任建民说。

在西部读懂中国

任建民自己说，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爱折腾。如果有机会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，他一定不会错过。2004年初，中组部拟选派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，任建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被分到了青海。

“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恐慌”，任建民说，他对青海根本不了解，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高原生活。他带着复杂的情绪，第一站到了青海省湟源县，任县委副书记。

原以为自己在农村长大，又做了多年记者，对国情很了解。但当他在县里呆一段时间后，才发现，其实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了解国情。“高高在上，平平一片，真正接近一看，坑坑洼洼、崎岖不平。”他感慨道：“比如一说到大学生就业难，就有评论文章呼吁年轻人要到基层去，到西部去。可现实的情况是，越到西部、越到基层，越没有工作机会。”

想像中美好的支教志愿服务亦是如此，他所在的县，正好是清华的支教点。他亲眼目睹带着饱满奉献之情的学弟学妹们，在当地学校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他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，但结果并不那么美好。这些被选择性过滤掉的残酷现实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“这两年，让我读懂了中国，”他说。

这两年，另一个重大的收获是与一起在青海挂职锻炼的近20名“挂友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如今，他们成为中组部、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中央机关的领导，每年不论多忙，大家都要聚一次。任建民也与当地很多干部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，湟源当时的县委书记徐利军如今是省直机关领导，他们通过微信和QQ一直保持联系。“回想起来，在青海的两年，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”，他说。

挂职结束时，是留在当地任职还是回来做新闻？十字路口，任建民选择继续前行，回到了自己梦想最开始的地方——人民日报社。这一次，他又开始驻外新征程，在泰国驻站，足迹遍布东南亚，他的镜头和笔下，有近乎原始生活的老挝村寨，地雷密布的柬埔寨乡间，走向开放的越南城镇，也有机枪和流弹纷飞的缅甸街头，泰国本国的“红衫军”、“黄衫军”运动，他更是自始至终、全程报道。

到了纽约，创办人民网美国公司后，工作内容又多了对外传播和公司运营的新挑战，他坦言压力不小。

今年是8字班毕业20周年，回望足迹，任建民说：“人的一生，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，只要是选择都会纠结痛苦，但对我自己之前大大小小的选择，我不后悔。一路走来，平常、平静，挺好。”